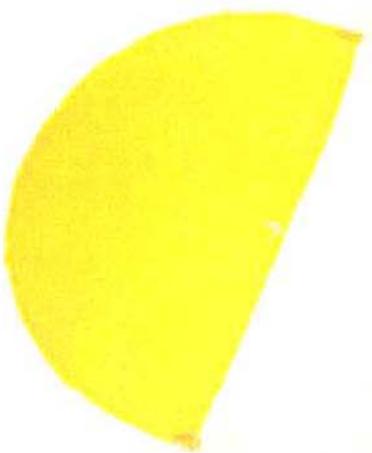


天山诗丛



大漠的回声

安定一

大漠的回声

安定一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大 漠 的 回 声

安 定 一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6开本 2.7778 印张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0098·204 定价：0.50元

开拓精神万岁

(序言)

刘公

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下子给我邮来了十部诗稿，嘱我为这个行将问世的丛书作一篇序。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逐字逐行地通读了一遍，能从歌声中结识这么一个庞大的新疆诗人群——既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年诗人和青年诗人，也有兄弟民族诗人，真是三生有幸；我没法子不激动，感触颇多，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去年九月间，我去过一趟新疆；但由于所在单位一再电报催促回家参加机构改革，我被迫中断了原定的日程，把终点暂且放在伊宁，调转头便回了乌

鲁木齐，来去匆匆，见面有限；然而，纵使这样，我也自信领略了一点新疆特有的诗意。

新疆特有的诗意是什么？闭目凝思，窃以为，“开拓”二字，也许可以概括。

记得旅途之上，每当我问起下一站在哪儿歇脚时，得到的答复总是，同样的一句：再走×百里，大矣哉！新疆！这种雄伟的气魄和寥廓的境界，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印象。

应该说，收在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诗作，一般都能反映这一特色。无论冰峰、火洲、草原、湖泊、沙漠、戈壁、毡房、畜栏、开垦、狩猎、葡萄园、坎儿井、胡杨、塔松、清真寺、巴扎、叼羊、姑娘追、热瓦甫、冬不拉……端的是这一方的水土和这一方的景观，这一方的人物和这一方的心态。没有，或者缺乏亲身体验的人是肯定写不出来的。

这又印证了一句话：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可能会有人摇头：老一套！

不错，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往往象是老生常谈。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把它当作了老生常谈对待，那就未免太轻率了；可以断言，受害者不会是别人，只能是自己。

生活是没有穷尽的，任何人都无权夸口：我的

生活已经足够了。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何况，爆发在生活中的诗的灵感，从来都是一个害羞的、胆怯的天使，她在你的视野中，绝不会原封原样地出现第二次。诗人的任务是，及时捕获这稍纵即逝的精灵，用文字加以固定，或者说，用文字加以复印。

一切全靠生活底蕴的厚实。我想，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中，凡是取得了成功的同志，都是生活的有心人。

尤其值得珍贵的是，新疆的生活既是开拓者的生活又是正在不断开拓着的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开拓意味着进取和奋斗，意味着无所畏惧，意味着寄希望于未来，因此，它需要理想、勇气与毅力。新疆的诗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开拓者的气质。在人与艺术的关系中，开拓意味着探索和创造，意味着革新，意味着绝不认为每件事情都有了现成的答案，因此，开拓者诗人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艺术思想体系，它要显示包罗万象，消而化之的气度，它要恪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纵观新疆近年的诗坛，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写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章，它们

有明明白白的时代感，扎扎实实的历史感，它们有胸襟、有力度、有严峻豪迈的美，有粗犷与细腻的适当揉合，最重要的是，它们有明天。

展望未来，我对新疆的新诗运动的前景是乐观的。乐观的最大根据是：新疆有人才，因为开拓出人才，只要不丢掉开拓精神，新疆的诗歌就一定会有更灿烂更广阔的前途。

是为序。

1984.1.11于合肥

目 录

开拓精神万岁（序言）	公 刘	1
野人		1
酒歌		7
神奇的酒坛		7
昆仑酒会		9
魔鬼城		12
洁白的标石		15
戈壁“泼水节”		19
昆仑		22
地球送我一台电视机		24
我们和她		27
测线		31
告别帐篷		33
故乡		36
准噶尔的圣诞节		42
圣诞老人来了		42
在圣诞蜡烛旁		45
圣诞桌布		48

中国的花炮	51
日出	54
核桃灯	56
举起铝盞，干杯	60
路	63
沙漠之婴	66
这是我们自己的春啊	68
船	72
妈妈，我回来了	75
鸟车	80
塔里木的军号	83
在骆驼围成的宿营地里	86
跋	刘肖无 90

野人

有的姑娘不愿嫁给我们这些勘探者，说我们是
“戈壁滩上的野人”……

—

我们年轻了三十万岁，
我们奔出了原始大森林！
告别了！久居的巢屋，
告别了！美丽的羚羊，
还有那笨拙的恐龙……
我们走向一片陌生的荒野，
看哟，浮跃于天际的日轮
——多大多红！

去吧！裹在腰间的兽皮，
去吧！阔叶织成的短裙。
长长的茸毛褪落了，
粗糙的皮肤如今仍呈棕红。
满腮胡碴，一脸沙尘，
背负着汗渍凝绘的河流山峰。

在浩瀚大漠里跋涉，
在狂风暴雨中匍行……
呵，“野人！野人！”
——多么奇妙浪漫的尊称！

我们是攀崖为乐的野人，
我们是山洞作屋的野人，
我们是捧饮河水的野人，
我们是棒打黄羊的野人……
厮杀着旋风，追赶着落日，
酣睡在星空，出没于草丛，
呵，我们是大地上神秘的一群！

二

与野花为伍呀，
与野牛为邻；
与野鹰呼应呀，
与野花谈心；
常以野葱为菜，
惯用野火照明……
夜卧芦苇滩，
蚊虫为我们吟唱，
山狼为我们夜巡……
梦中还喃喃有词——
侏罗、白垩、古生；

背包里尽是怪石——
牡蛎、珊瑚、三叶虫……
啊，多么恰当的名称：
“野人”——我们是生活于荒野之人！

三

我们爽朗鲁莽，
我们胆大妄为——
篝火把地球点着，
隆冬被喝回到阳春。
地质锤问候着红脸的山神。
电缆线诱捕着狡猾的油龙。
瞧，花杆拨弄着浑日在沙丘滚动，
经纬仪收进了九天星辰……

鲜花，随我们采哟，
沙山，随我们滚；
江河，任我们喝哟，
岩石，随我们枕。
吃在风里沙里，
睡在雾幕云屏……
一根井位标桩打下，
窜出井架的森林！
一支铅笔的红线划过，
点爆裂天的雷霆！

我们是大地的骄子，
我们是群山的高峰！
我们是喝叱百兽的大王！
我们是凌驾千仙的首领！
多么神圣骄傲的名称：
野人——我们是荒野的主人！

姑娘，就这么叫吧，
——“野人！”“野人！”

四

玫瑰般的芳馨，
皎月般的面容，
姑娘，三十万年后美丽的公民！
倘若你要我
在你和荒野中择选其一，
那么，我更爱——
博格达峰的秀逸，
赛里木湖的深沉，
准噶尔沙漠的火热，
塔里木河的雄浑！

荒野的泉水，洗濯过我溃伤的赤足，
荒野的沙浪，舔热过我冻木的双颊，
荒野的奏鸣，驱散了我胸中的孤独，

荒野的碱土，洁净了我混沌的心灵！

荒野哟，寄托着野人的希望，
荒野哟，辉映着野人的青春，
荒野哟，深含着野人的情感，
荒野哟，根植着野人的生命！

倘若荒野地震，
我愿随裂缝安睡在侏罗，
让我的血肉化作一片油层；
倘若天空塌陷，
我愿凝成一根油柱，
把压向荒野的青天支撑！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冰硬的干粮刚咬了一口，
我在大雪中永远地倒下，
我坚信，我那眷恋着篝火的灵魂，
会卷着洁白的雪花扑向荒野，
紧紧地亲吻爱不够的
每一根小草，每一片泥土
——我的亲人！

我决不后悔！因为这荒野
比我出生时更富有野趣。

我只望雪花在我未冷的脸上
化作爱情的露水，
轻轻地、轻轻地洗去
我满脸的沙尘……

呵，姑娘，就这么叫吧，
——“野人！”“野人！”

1983年7月11日夜 听到一位36岁的勘探者被又
一位姑娘抛弃之后

酒 歌

神 奇 的 酒 坛

勘探者——

谁个不爱酒？

才掂上地质锤的姑娘们，
也能喝两口。

酒呵，能御雪山寒，

酒呵，激人壮志酬！

葡萄酒

——醉意薄；

老白干

——没劲头！

尝遍人间样样酒，

能过瘾的何处有？

何处有？看地下——

深埋着坛坛浓烈的酒。

地火来蒸腾，

岩浆来酿就。

这是盘古的“老窖”呵，
酿酒了三十万个春和秋！

酒坛大——
十亿吨美酒足足有！
坛盖厚——
千丈砂岩封了口。
这样的陈酒谁不喜，
香了天地醉神州！

玫瑰好看呀刺扎手，
醇酒好喝呀难到口。
经纬仪望落了夕阳望星斗，
地质锤轻了柄儿瘦。
叩地问石踏风霜，
找坛口，多少铁鞋底儿透！

待等钻机撬开了盖，
美酒直喷重霄九。
来吧，小伙，今朝举杯喝个够，
来吧，姑娘，醇酒正好润歌喉。
这样浓的酒，才御雪山寒，
这样烈的酒，才是咱对手……

1979年12月24日傍晚于叶城荒野中，酒壶上落
满了雪。